

往事如昨

奶奶的苹果梦

李忠虎

一

奶奶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，是典型的胶东农村妇女。三寸金莲裹住了她远行的脚步，她一生都囿于故乡的田间地头、灶台院落，连县城都极少踏足。我是家中长孙，自幼便在奶奶的臂弯里长大，她的怀抱是我最安稳的港湾，她的唠叨是我最温暖的童年记忆。从记事起，我家那口老旧的榆木衣柜，便是我童年里最神秘、最向往的地方。衣柜上层的角落，奶奶小心翼翼地摆放着几个苹果，用干净的棉纸细心包裹着，像是珍藏着世间最珍贵的宝物。

那时候，故乡交通闭塞，物资匮乏，苹果对于寻常百姓家而言，是逢年过节才能见到的稀罕物。奶奶的衣柜里长年飘着淡淡的苹果香，那香气混着皂角的清冽、棉布的温润，成了我童年

二

1982年，命运给了我一次沉重的考验。我满怀希望参加高考，却以三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。家中贫寒，实在无力供我复读，看着父母愁眉不展的脸庞，看着奶奶眼中藏不住的担忧，我咬了咬牙，将高考的遗憾深埋心底，选择了从军。

金秋十月，丹桂飘香，我背着简单的行囊，悄悄带上数理化复习资料，告别亲人，来到了胶东腹地的山城栖霞。

踏入栖霞的那一刻，我便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了。这里没有老家那贫瘠的漫山遍野、沟沟壑壑，全是枝繁叶茂的苹果树！秋风拂过，枝头挂满了沉甸甸、红彤彤的苹果，像无数盏小灯笼，映红了山间，也照亮了我的眼眸。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苹果甜香，深

三

推开家门的那一刻，奶奶一眼就认出了我，浑浊的眼睛里瞬间噙满了泪花，颤巍巍地快步走过来，紧紧把我搂在怀里，左看右看，一遍遍抚摸我的脸颊、我的军装，哽咽着嘘寒问暖：“大孙子，瘦了，黑了，在部队受苦了吧？”当她的目光落在我肩上的挎包，看到那一个个又大又红、晶莹剔透的栖霞苹果时，奶奶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，她小心翼翼地接过一个苹果，捧在手心，反复端详，像是在欣赏一件稀世珍宝，嘴里不停念叨：“哎呀，大孙子，奶奶活了大半辈子，还从没见过这么大、这么红、这么好看的苹果！这苹果，比咱过年赶集见

最深刻的嗅觉记忆。每当奶奶打开衣柜取换洗衣物时，那股清甜的香气便会弥漫出来，勾得我肚子里的馋虫蠢蠢欲动。我常常拽着奶奶的衣角，仰着小脸撒娇耍脾气，嚷嚷着要吃柜子里的苹果。

奶奶从不呵斥我，只是蹲下身，把我搂进怀里，用她那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抚摸我的头，给我讲老一辈人的故事，讲花鸟鱼虫，变着法子哄我，一点点打消我贪吃的念头。她总说：“杰乖，苹果留着，等过节吃。”实在哄不过去，她才会小心翼翼地打开棉纸，把苹果递到我鼻尖，让我深深闻一闻那沁人心脾的甜香。那苹果在衣柜里放了许久，水分渐渐流失，表皮变得皱巴巴的，直到实在无法再存放，奶奶才会舍得换一批新的，而

吸一口气，清甜的气息沁入心脾，让我瞬间忘却了离家的惆怅和高考的遗憾。

55天的新兵连集训，艰苦却充实。淳朴善良的房东大娘端来自家种的苹果，又大又圆，咬一口，汁水四溢，脆甜爽口，那是我从未尝过的美味。在给家中写的每一封书信里，我都用最大的篇幅描绘栖霞的苹果林，写漫山遍野的红苹果，写空气中弥漫的甜香，写这里的百姓靠苹果过上的好日子。父亲在回信中，一遍遍嘱咐我：“你奶奶一辈子没见过过好苹果，没见过这么多苹果树，等你探亲回家，一定要捎几个栖霞苹果，让你奶奶好好尝尝，圆了她的念想。”

父亲的话，深深印在我的心里。我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早日回家，让奶奶吃上最甜的栖

霞苹果，让她看看这世间竟有如此美好的果园。

1984年8月25日，是我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日子。我收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蚌埠汽车管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！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，不仅圆了自己的军校梦，更让我有了立刻回家的理由。我第一时间跑到集市上，在琳琅满目的苹果摊前精心挑选，一个个苹果又大又红、果形端正，我挑了满满一挎包，沉甸甸的，装的全是对奶奶的牵挂。

告别连队领导和战友，我怀揣着军校录取通知书，背着满满挎包的栖霞苹果，雄赳赳、气昂昂地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一路风尘仆仆，满心都是即将见到奶奶的喜悦，满脑子都是奶奶吃到苹果时开心的模样。

槐树下，招呼着左邻右舍的老姐妹们。她像个炫耀宝贝的孩子，小心翼翼地拿出苹果，用家里最锋利的小刀，一点点切开，每人分上一半。老人们捧着香甜的苹果，细细品尝，不住地赞叹栖霞苹果的美味。奶奶坐在中间，眉飞色舞地讲述着我告诉她的栖霞故事，讲述着漫山遍野的苹果林，讲述着孙子要接她去栖霞的承诺。“等我大孙子毕业，就接我去栖霞看苹果，到时候咱们做个伴，一起去！”“你大孙子有出息，当了军官，以后就能开车拉着你逛遍栖霞了！”老人们的欢声笑语，在初秋的夜晚久久回荡，那是淳朴的喜悦，是对远方的向往，更是对奶奶最真挚的祝福。

四

天有不测风云，命运的残酷之处，是在人最满怀希望的时候，猝不及防地降临噩耗。我离开家乡，奔赴军校的第28天，奶奶突发脑出血，永远地离开了。家人知道我刚入军校，学业繁重，怕影响我的前程，便瞒着我，悄悄安葬了奶奶。

直到1985年春节，我放假回家，推开家门，没有看到奶奶迎上来的身影。在我的再三追问下，父亲才红着眼眶，缓缓讲述了奶奶临终前的情景。父亲说，你奶奶走的时候，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栖霞苹果，怎么也松不开。我捎回家的那些苹果，奶奶除了当晚分给邻居们品尝，剩下的，一个都没舍得吃，全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她的榆木衣柜里，用棉纸细心包着，像往常一样珍藏着。

我踮着脚走到那口熟悉的榆木衣柜前，颤抖着双手打开柜门。一瞬间，浓郁的苹果清香扑面而来，依旧是熟悉的味道，依旧是那些红彤彤的苹果，静静躺在衣柜的角落，完好无损，而那个珍藏苹果、疼爱我的奶奶，却再也不会笑着喊我“大孙子”了。我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在衣柜前，失声痛哭，悔恨和思念像潮水般将我淹没。“奶奶，您为什么不吃啊？这是您盼了一辈子的甜啊！奶奶，我答应过您，要接您去栖霞看苹果，要让您亲手摘苹果，您怎么就不等我呢？”哭声回荡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却再也得不到奶奶的回应。

1986年8月，我从军校毕业，没有丝毫犹豫，毅然选择回到栖霞——这座装满了苹果香、承载着奶奶梦想的山城。这里，是我军旅生涯的起点，是我心中的第二故乡，更是奶奶魂牵梦绕的地方。

那是一个初春的周末，阳光和煦，微风拂面。我背着奶奶的遗像，一步步翻越栖霞一座座栽满苹果树的小山，走过一片片郁郁葱葱的果园。山路蜿蜒，果树成行，我一边走，一边轻声对着奶奶的遗像絮叨：“奶奶，您看，这就是栖霞的山，这就是栖霞的苹果树，春天发芽，夏天开花，秋天就结满红苹果。”“奶奶，您闻，这空气里全是苹果花的香味，比您当年珍藏的苹果香多了。”

山间的风轻轻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仿佛是奶奶的回应。我知道，奶奶的灵魂，终于来到了她向往一生的苹果林，终于圆了她的苹果梦。

五

2000年8月，我脱下穿了十八年的军装，转业留在了栖霞，真正扎根在了这片热土上。如今，四十多年光阴弹指一挥间，我从风华正茂的青年，变成了鬓染霜花的老人。我亲眼见证了栖霞苹果从漫山遍野的红，到百姓日子的甜，见证了这片土地因苹果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见证了一代代栖霞百姓，靠着小小的苹果，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

对我而言，苹果早已不是一种水果，它是亲情的化身，是对奶奶无尽的思念，是我前行路上不懈的动力。每当漫步在苹果林中，每当看到枝头沉甸甸的苹果，每当闻到熟悉的甜香，奶奶的音容笑貌便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——她蹲在衣柜前珍藏苹果的模样，她吃到栖霞苹果时幸福的笑容，她向往远方时眼中的光芒，一幕幕，一桩桩，都刻在我的心底。

每年清明节、春节，我都会精心挑选栖霞最红、最甜、最大的苹果，带回故乡，祭奠奶奶。我会轻轻告诉她：“奶奶，您看，这是今年最新鲜的栖霞苹果，您尝尝。栖霞的苹果越来越好，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甜，您未了的心愿，我替您圆了，您放心吧。”

奶奶的苹果梦，是一个普通老人对美好、对甘甜、对远方的朴素向往；而栖霞的苹果梦，是一代又一代百姓对幸福、对富足、对发展的执着追求。这两个梦，交织在一起，融入了我的血脉，刻在了我的生命里。

春风拂过栖霞山峦，苹果花开香满园。奶奶，您看，这漫山遍野的苹果，就是您一生的期盼；这甜甜蜜蜜的日子，就是您最美的心愿。您的苹果梦，早已在这片热土上，圆满绽放，岁岁年年，永不凋零。